

崇川往事

80多年前的公务员与
教师工资收入

□程太和

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根据《县组织法》之规定,一县最多设15个区,最少设5个区。时如皋县即由原来的18个区合并为15个区。15个区分别为:第一区城区,第二区丁堰,第三区白蒲,第四区双甸,第五区岔河,第六区马塘,第七区丰利,第八区掘港,第九区磨头,第十区车马湖,第十一区石庄,第十二区江安,第十三区卢港,第十四区立发,第十五区李堡(今双甸、岔河、马塘、丰利、掘港属如东县管辖;立发、李堡属海安市管辖)。全县原有乡镇548个,1934年改划为241个乡、41个镇。区公所的人员编制是:区长1人,助理员、事务员、雇员各若干人(较大区设助理员3人,一般区设助理员2人,分管行政、户籍、建设等工作;事务员、雇员人数按区的大小由5人到10人不等,分别担任会计、庶务、收发、管卷和一些事务工作)。区公所工作人员工资收入:区长50—55元、助理员30元,事务员、雇员14—20元。时白粳米价格每担约5—6元。

20世纪30年代初,江苏省教育厅规定,高等小学校长的薪金标准是:一级40~36元、二级34~30元、三级28~24元;初等

小学校长薪金标准是:一级28~26元、二级24~22元、三级20~18元;师范毕业生任教薪金一般定20元左右,以后按年限晋级加薪,非师范毕业生、资历不合格的小学教师薪金酌减。如皋县城乡的公私立小学一般都参照这一标准执行。1935年9月,如皋县有小学291所,计567个班(不少农村小学只有一个班级),在校学生33340人。其中,男生26811人、女生6529人。教员721人,其中,男教师634人、女教师87人。全年小学教育经费202430元。1934年,如皋县有中学两所,一所是县立初级中学,有学生280人、教职员22人,每年教育经费13548元。一所是敬业初普商科职业学校,在校学生174人、教职员19人,每年教育教费8000元。1935年,如皋县教育经费收入322202.106元,其中附税及带征款70.31%、杂税附税8.08%、特别捐6.81%、杂税3.10%、款产8.35%、学杂费3.24%、寄附金0.11%。在322202.106元教育经费收入中,用于教育行政费5.78%、普通教育费16.24%、义务教育费57.26%、社会教育费11.32%、总基金9.40%。

旧文新刊

想起牺牲在台湾的舅舅

□赵卫平

当我看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时候,我这个55年党龄的党员,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隐姓埋名并牺牲在台湾的舅舅史与为以及和他生死与共的6位战友:蔡竹安、蔡文仲、郭子猷、郭子渊、张芡芬、徐紫亭。七位烈士出生于同一地方——如东栟茶镇,接受了同一个绝密的任务——潜伏,奔赴同一个战场——台湾,并于1971年2月12日同一天在台湾英勇就义。

舅舅原名史友善,出生于1922年3月14日,家境富裕,父亲在当地是开明绅士,他是家中的独子,有5个姐姐,从小聪明伶俐,惹人疼爱。1940年冬,新四军一师进驻东台后,栟茶(当时归属东台)成为一师的后方基地,也是苏中解放区的抗战中心区。一师司令部设在史与为家的楼园,司令员住的是我父母结婚的新房。由于与司令部同志多接触,粟裕司令员常夸奖史与为“聪明能干,将来定为有用之才”,并动员他参加新四军,可以说,粟裕将军是舅舅的启蒙导师!

当时栟茶成立文工队,副队长赵鹏山(我父亲,时为栟茶区委干部),舅舅协助宣传工作。1941年经父亲介绍入党。自此,舅舅跟随父亲,参加抗日宣传、组织民运;以后又往返上海、如东,活动于国共之间,进入了隐蔽战线的工作。至于受谁派遣,尘封历史没有解密。

1949年9月,舅舅携妻缪瑞凝,与同乡郭子猷等一行搭乘国民党军舰去了台湾。1950年,岛内白色恐怖笼罩,于是通过郭子猷及关系人陈宏烈、蒋振农打入台湾调查局。其间十数年,多次利用侦察工作来掩护,营救地下党同志。在台湾的其他6位老乡分别潜伏在不同的岗位,以他们的无私和忠诚书写着各自的人生传奇。

1964年,由于叛徒出卖,7人陆续被捕,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他们忠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气节。据台湾作家李敖说,1971年2月12日光荣就义那天,7名英雄跪向了西北方祖国大陆,仰天长叹。

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由于叛徒的出卖等原因,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为纪念那些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牺牲于台湾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2013年12月,北京西山森林公园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馆广场。广场巨幅景观墙上,刻着毛主席读了赴台英雄朱枫送回情报后写下的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花岗岩墙壁上刻着经各方面查找发现的846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烈士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编组,在第34组烈士名单中我看到了一个最熟悉的名字——史与为,同时在第2、13、43、52组中,也分别找到了其他6位烈士的名字。在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日子里,我深深体会到这是我们接846位烈士魂归故里的意愿,是伟大母亲的真情!也是亲人们的期盼和思念!安息吧,亲爱的舅舅、可敬的烈士们!

我的母亲是中学离休教师,曾在政治运动中因舅舅去了台湾而饱受折磨,但她从无怨言。前几年,中央组织部派人寻找7位烈士亲人时,母亲对我说:“你舅舅年轻时是热血青年,聪明上进,还真是特工的料子!”我还特别想对父亲说:“您老终于可以释怀了。不要内疚,是您将舅舅引进了共产党的家门,培养塑造了他,才使他日后如此无私忠诚、大义凛然、舍生忘死。您功不可没!”



中华医学会通如分会成立大会合影,1947年 南通老照片

往事悠悠话沧园(中)

□羌松延

乐伎东山有玉红,玲珑唱和有诗翁。题糕变作持螯客,不问痴癫傍水中。

被酒宾朋盛醉红,筵间莫辨主人翁。狂歌同把茱萸插,乐事知非尘梦中。

水光遥映烛光红,宛似扁舟玉局翁。十载白门达此节,今朝容与故乡中。

几净窗明笺纸红,闻吟莫笑此衰翁。干戈满地横流急,诗酒容余乐此中。(1923年4月2日《通海新报》)

民国时期,南通的名流俊彦大多光顾过沧园,有的还为该园留下了诗文和书画作品,极大地提高了沧园的艺术品位和历史价值。张孝若、吕鹿笙、刘烈卿、费范九等人都曾流连于此。作为孙傲的师友,张謇兄弟更是多次莅临金沙,驻足沧园。1925年3月底,回金沙扫墓的张謇前往沧园,并赋诗《金沙祭奠饮客沧园》一首,“沧园栏榭尚清华,载榼重停隔水车。燕子不来春不住,龙孙方纵日方斜。荒疏江客调笙曲,辛苦张生课菊花。惆怅百年寒食节,冬青无恙几人家。” 啬翁此诗不仅记述了自己待客于沧园,还不忘勉励张藜。

沧园又是著名的金秋赏菊之所。“每年,画家张謇谷在孙氏小学培育成名菊数百种,于秋季就‘沧园’内进行展览,称之为‘菊花盛会’,孙傲则邀请通城及四乡名流聚会,融洽感情,沟通关系。”(季子:《孙傲与地方事业》,政协通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通州文史》第12辑第135页,1995年)为此,特辑录旧报“新闻”片段,以再现1916年在新建不久的沧园所办的那场菊展:

金沙每逢黄花时节必有赛菊之举,各艺菊之家轮流玩赏。近由某绅发起,假座沧园,于阴历十月二十八开赛,凡有佳花皆可赴赛,入场玩赏者每位五十文。赛场上分为二种,卖品与非卖品,与沪上兰花会一般。种类虽不过百余,其最特色者在攀扎与支配得宜,虽大江南北难以多睹云。

回顾民国年间,南通影响最大的菊展要数1924年11月在金沙举办的赛菊大会。为便于读者一窥现场盛况,兹节选当年的一篇报道如下:

各处菊花,均陈列于沧园及市公所议事厅,并杂以古玩珍品,借以点缀。特于议事厅前装设三牌楼,各通道天井均张搭五彩布篷,满悬红绿电灯……令人其室者顿觉秋色满园,古雅非常。每晚奏唱昆曲,以助游兴。赛菊大会取公开主义,任人观览,不售门票,以示与市人同乐之乐,前住者络绎不绝,大有山人海之概。

此次菊展不仅有张謇、张謇等诸多名流参加,大江南北的文人雅士也纷至沓来,场面宏大,盛况空前。沧园里那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秋菊深深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众人不禁才思泉涌,或赋诗撰联,或泼墨吟诵……兴致甚浓的张謇也作诗《晨往金沙看沧园陈列张生之菊,午后观七市乡保卫团合操。四十六韵》,夸赞沧园菊艺之精美。以至由沧园赏菊返城后,张謇仍欣喜不已,又以具体翔实的数据记录下了那番盛景“金沙以善艺菊闻久矣。今年十月十八日(该日期系农历——笔者注)开菊花会于其沧园,计种凡二百五十六,计色凡三四十,计花凡三千五百六,美矣!茂矣!”(《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张謇全集》(卷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到了第二年,金沙菊花展览会“仅就沧园一处陈列,张謇谷、江鉴山二君选佳菊五百余盆,内中尤以孙氏校今春在东京购买的之新种桃望朔、浮云两种最为特色。”(1925年11月14日《通海新报》)

沧园还是一处游乐场所。如1918年阴历三月底,魔术师吴某在沧园开演幻戏,“空囊取蛋、空匣取鸟等戏亦甚可观”,“所演之炉中生火,有一火炉由腰间取出”的节目,因其惊险而让现场观众捏了一把汗(1918年5月23日《通海新报》)。为营造娱乐氛围,孙傲在建园十周年来临之际,曾赴沪“购办乐器多种,存放园中,以备游人消遣。所办之乐器如留声机、京二胡、笙箫笛等,应有尽有。(1925年9月13日《通海新报》)。另有史料显示,逢重大节庆之时,沧园多会邀请“道南社中之昆曲家演唱昆曲及滩簧等等,园之四周制设五彩临时电灯”(1925年6月20日《通海新报》),每当此时,园林内外“灯彩辉煌,笙歌永夕”,呈现出一番盛况。

轶闻掌故

二、名流雅士荟萃地

沧园紧临金沙市河,作为通东重镇,河运要道,在运盐河金沙市河一段,船只往来,帆樯如林,渔舟唱晚,风景自然。而紧邻之沧园,景色优美,环境清幽,无市尘嚣噪之纷扰。该园“夏日该园极凉,为避暑之良地”(1925年6月20日《通海新报》)。同时还“内设茶楼,为镇上有闲阶级游憩之所”。(金志怀:《金沙史话》,载南通县人民政府编史修志办公室、政协南通县委员会文史工作组:《南通史话》第二辑第2页,1984年)如此佳美之园,虽系孙氏私家园林,但因园主兴趣广泛,博学多才,不仅喜花草,好藏书,还酷爱诗词书画,尤其精于书法。于是,孙傲庞大的朋友圈,加上沧园及周边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绝好的布局陈设,不仅增添了该园的人文底蕴,更吸引了名流雅士往返于此。由此便时有戚好朋旧聚于该园,或诗酒雅集、谈书论艺,或赏析旧籍、谈玄参禅,沧园自然就成了各方的盘桓之所,即使是朱庆澜、王叔相、高熙喆、袁绍昂等外地来金的过客,也无不以一游沧园为快事。孙傲与他的文友和同道们,经常在此交游会友,激扬文字,引领着一方风尚。

沧园四时均为文人雅集之地。园中的一物一景、一草一木,无不引发园主的激情,孙傲所作关于沧园的诗词,不仅抒发他的喜怒哀乐和无限感慨,也表达了他对这座园林的喜爱。1922年重阳节,孙傲曾邀友宴游园中,宾主把酒持螯,兴致盎然。诗兴大发的孙傲作诗六首,兹录原文如下,读者或可从中感受一番当年的园中场景及主人心境。

壬戌重九日与绍穆、固生、强南、星槎、荫人、月樵同宴于沧园,笙歌坐拥不减,髯翁把酒持螯,此乐无极。爰用东坡九日舟中红翁中三字韵,成诗六首

西风篱菊几株红,乘兴清游三两翁。何必山头作重九,沧园世外水当中。

夕照枫林叶渐红,无边秋景伴山翁。纷纷皆着登高履,我在霞东水榭中。